

席绢

校园青春系

当人人欣羨的幸福

成为寻常生活的方式，如阳光、空气、与水

会渐渐忘了感恩，但愿还来得及

重拾爱恋，重建幸福

这次真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校园青春系列

席绢

这次来真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次来真的 / 席绢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399-3338-2

I. 这… II. 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828 号

- 书 名 这次来真的
著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5.37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338-2
定 价 12.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阡陌絮语(重版总序)

阡 陌

我是席绢作品在大陆的第一读者。

我敢这样说,那是因为职业使然。一九九四年我到浙江雁荡山开会,手头带了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王达明先生寄给我的一套他们旗下不同作家的书,其中有席绢的处女作《交错时光的爱恋》。我一口气看完,觉得这部作品构思独特,文笔幽默,现代人物带着梦幻的期待,穿越时空成为古人的新娘,从而演绎出了一段奇恋。虽然带有离奇玄幻色彩,却不荒诞,是传统情爱小说的一种创新,于是作出了引进席绢作品的决定。为了与之匹配,又选定于晴、林晓筠、沈亚三位作家的作品。这便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的台湾“四小名旦”纯情作品系列。从那开始,阡陌年年都有席绢新作介绍给大家,连续十五年共推出了六十八部席绢作品。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绢这样悄然登上文

坛,在不事炒作、几乎没有宣传的情况下,靠着作品本身的吸引力,红极一时,许多人还误以为“席绢”是一个书商炮制的写作团队,连媒体也曾对此怀疑,提出过许多质疑。事实证明,席绢是唯一一个真正靠自己的作品在大陆率先畅销,然后红遍港台,席卷东南亚,在十几亿华人世界拥有无数读者的女作家。

回眸当今文坛,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席绢这样,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每年都有精彩的新作问世,写作生命长盛不衰。

初读席绢的人,无论是买来的、借来的书,还是偶然看到封面,或是道听途说后觅来鉴赏的,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一接触到席绢的作品就情不自禁地被其吸引,欲罢不能,以至许多人后来都成了“绢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席绢小说,题材丰富多彩,从都市童话到校园生活;从亚武侠故事到古代闺趣;从三姑六婆到玄幻穿越,涉猎相当广泛。不仅故事曲折动人,而且爱情描写细腻,每一个故事都带给人新的生活层面,新的惊喜,新的特色。正是这些特点,令人废寝忘食,难以释卷。席绢是一个不愿重复自我的作家,她总是不断地颠覆自己,创造新的故事,开发新的领域,尝试新的表现形式,使读者有常读常新的感觉。

二、席绢作品的每个人物都富有自己的个性:她用智慧的语言写智慧的人物,不仅有职场上冷静智慧的女主角,



还有温柔婉约、纯净贤淑的女主妇。有的成熟独立、处事有道、魅光四溢,有的精明过人、刁钻可爱、调皮搞怪,体现了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的人性。席绢笔下的女主角,性格很少雷同,但不管性格如何机变,个个都能成功俘获男主角的心,那是因为席绢赋予她们一个共同的特质:美丽善良。善良者的人格是最美丽的,所以席绢受到大家的喜爱。席绢笔下的人物角色丰富,且个性各异。男主角除了个个具有丰神俊朗的外表外,每个人还都有各自独特的性格魅力,对年轻女性都有一定吸引力,因此喜爱席绢作品的人越来越多。经过十五年的耕耘,席绢在自己的小说长廊里塑造出各式各样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他们构成了席绢言情小说中最具吸引力的绢系人物群像。

十五年的岁月流淌,当年初读席绢的小妹妹已经长成妈妈级的人物,席绢的作品伴着一代又一代青春少女,走完求学路程,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走上工作岗位。席绢以她乐观开朗、勇敢自信、认真生活、渴望阳光、追求唯美的生活态度,为无数读者带来欢笑、希望和梦想。席绢就是这样用她的笔创造出一部部文学作品(我为之定名为“冰淇淋文学”),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文学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为许多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美少女领航,以她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少男少女们引领了一段不凡的人生旅程。她歌,她笑,却唯独没有哭;她追求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她远离阴谋、杀戮,奉献给年轻少男少女的永远是健康和阳光。也正因为此,席绢赢得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真心喜爱,影

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成为他们的偶像。

席绢的第一代读者，已经走过了阡陌所说的历程，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正在走来。

除了读者，在大陆还有一批作者，她们从“绢迷”开始，网络成为她们成长的园地，从模仿到创新，她们是被席绢带动起来的一代言情作家。

虽然80后、90后出现了不少言情作家，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但我认为，读一读席绢的作品加以比较，仍然可以立判云泥，起码可以验证席绢的书是否经得起时代的检验。谓予不信，可以拭目重拾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席绢全集。

作为大陆席绢小说的唯一合法出版者，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新一代读者选择健康向上的言情小说的时候，首选重版席绢全集！本次重版的最大特点是重新将席绢作品进行分类，更利于读者阅读、欣赏和收藏。

经典的席绢，永恒的纯情。曾经那样深刻地打动过我和无数读者。

相信，经过时光的历练，席绢和她的纯情故事将带给更多朋友以最美丽的爱情感悟。

2009年9月于南京

爷爷说

在小风的记忆中，爷爷的面孔比父亲的更容易记忆。

爸爸长得很瘦小。由于是人家的养子，自幼身体没有调补好又长期操劳田务，所以他很瘦小，相较之下，奶奶像个巨人。

爷爷有许多好朋友。在下雨天不能到田里劳动时，总爱来串门子。

那一日，正好也是春雨绵绵的日子。天上的水像泼不完似的。已上小学的大姐姐告诉她，天上的乌云中藏了很多的水，所以会下雨。那么小风又不明白了，乌云流下来的水怎么是无色的？她每次洗完碗倒到沟中的水都是黑色的呀，为什么乌云不下黑水，而让白云下透明的水呢？她没有问大姐姐，因为每一个上小学的大姐姐都是一副很了不得的样子，好神气，她不要问。

绵雨转成毛毛小雨的时候，爷爷的朋友来了，他们一同站在门外聊天，小风也蹑手蹑脚地拿了一个破碗出去，蹲在积水



的水洼旁舀起一瓢瓢的水来看，有些是浊浊的，有些很透明，她陷入困惑的问题中。

“添兄，你好命哦，有五个孙子，好福气。”

爷爷的老朋友突然聊起这话题，小风的注意力霎时转移，睁着大眼等爷爷的答案。

“哪里，才两个孙子，另外三个都是孙女啦。要不是为了多生一个男的，哪会多来三个没用的女孩。哎，女孙儿没用啦，养大了嫁人，唯一的回报就是回娘家时送块猪肉而已啦。”

这时候学步的小弟摇摇晃晃地走近爷爷，被爷爷一把抱了起来：“我的金孙。”

祖孙两人笑成一团。

蹲在一边的小风没有回头，静静地看着水面，也看到了水面映出的自己。伸手一挥，水溅了开来，水面下的她散成一圈圈。

原来爷爷喜欢吃猪肉。这是小风的第一个结论，但，为什么生女孩没有用呢？她想着自己每天洗碗，到田里捡地瓜，负责带弟弟妹妹，而哥哥都不做。怎么可以说女孩子没有用呢？

晒谷场那边，因为雨停了，小朋友又聚在一起玩纸牌，哥哥早已跑了过去。如果她没用，那哥哥有用在哪里？只会吃睡的弟弟又有用在哪里？她呆呆地看着，怎么也看不出有用与没用是怎样分别。

之后，“男性”成了小风认知中理所当然至高无上的名词。他们是有特权的。

那时开始痛恨自己是“没用的女孩”的身份。她想要的，也不过是爸爸满心欢喜的一抱罢了。

雨的颜色已不再是她问号世界中重要的事，她开始想法



子去取悦大人，想听大人说她乖，说她好。

可是六岁的孩子，在这种大人皆是巨人的想法中，她只是微不足道的侏儒罢了，也没有良好的脑子去设法取悦别人。

她依然只能自怜地蹲在水洼边，看着自己可悲不受宠的性别皱眉。

“小风，进来烧开水！”妈妈在吆喝。

小风懒懒地没有动。

一边的爷爷骂了下来：

“还不快去！懒丫头，以后嫁不出去！”

小风飞也似的奔向厨房的门。

嫁人？什么呢？

望着厨房内挥汗如雨的母亲，她才刚从田里回来哩，而同样农忙回来的父亲正与其他堂叔表亲在客厅里看电视聊着今日的辛苦。

“快生火，你爸爸要洗澡。”

妈妈盛起一条鱼端了出来，客厅的男人们立即围攻上饭桌。然后蓬头垢面的妈妈又趔了回来，炒第二盘菜。分量多得像在喂猪。

嫁人，什么呢？

小风畏缩在灶边，心中泛过一阵凉意。

一家十三口，由一个疲惫不堪的女人负责着，并且这个女人又要参与农忙，与男人们一同上下工。

女人没有用？因为没有用才被规定要这么忙碌吗？还是女人因为只能在厨房忙而叫没有用？

她的脸凑向灶门，用力吹气，呛了一脑门的烟。





爱到最后，怕的是乍然顿悟
原来，对方不为自己所爱
一切全是迷恋作的祟

他曾经是少不更事的青涩少年，而这个在岁月中曾青涩过的少年，如今成了一名跨国企业的主事者，年方三十二，算是少年得志吧，毕竟没有几个三十二岁的男子能坐拥他今天这种地位，放眼看向全世界，怕是找不到第二个吧。

无疑的，他是一个令幸运之神百般垂青的男人。父兄早逝，留给了他经营良好的庞大家业，让他在四年前接手时，立即进入情况。这当然得归功于自他大学时期即被兄长抓来公司实习。别个大学生是“由你玩四年”，他却无缘体会；被兄长当成一块海绵，无休无止地被迫吸纳所有的水分，直至饱和。

父亲于四十九岁那年逝世，大他十一岁的兄长也在三十



九岁的壮年死于肺癌。可以说，他们家族的男性一向不长命，但他例外，自小到大无病无恙，不若父兄生来带病。家中不仅有间医疗室，更有家庭医生长住此中，可见得唐家男人命定了要应验“财多身弱”这句神谶。

但他的好运成了例外。

所以亲友们都说他唐彧天生是一个幸运儿。身强体健，高大俊美，手下员工上万，资金以千亿计，无比的意气风发。且又娶得一名天仙绝色的娇妻，育有一个可爱健康的娇儿。老天硬是要给他康庄坦途走，旁人只有又羡慕又妒的在一边流口水的分。

世人绝对不会看到他曾为公司付出多少努力——在尚未摸清商场的游戏规则前，吃过多少暗亏，上过多少恶当。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事，不说也罢。

他仍是唐彧，世人眼中年轻厉害又幸运的大企业老板。一个少年得志的男人。

应是踌躇满志的男人，此刻却面对着落地窗，慵懒地从二十楼往下望去；车水马龙的街景缩小得犹如小人国的世界，来来去去的车与人，犹如蝼蚁大小，在这一片号称黄金商业区之中成就另一种庸碌茫然的人生。站在最高处俯瞰，亦是相同歉歉。

他向来并不多愁善感的，可能是早上解决了一份拖延已久的契约纠纷，致使下午过后，一时间没什么大事必须立即处理，让他有了空暇来伤春悲秋。实在不是他的作风。如果他有这种习惯，“唐远”企业怕不早就倒闭好几次了。

他只是——有些寂然……



“喂，这位老大，当属下们都忙得快挂掉的同时，您老在一边纳凉不会觉得很对不起我们这些做牛做马的人吗？”并不敲门，直接推门而入的，是唐彧的大学同学兼当兵时的难兄难弟石仲诚。如果关系推得远一点的话，石仲诚的祖父曾被唐彧的父亲帮助过。如今石家是中部颇有声望的营造商，石仲诚则是唐彧的特别助理，一同并肩作战；除了洽谈生意与敌人交战于商场外，更重要的是对付那些难缠的股东、董事们。虎视眈眈的人实在太多，因此他一直担任地位超然自由的特助，而非掌管实务职责的经理人。

“怎么有空过来？”唐彧回身瞄了他一眼，顺便点了根烟，缓缓吐纳。

“这些是待批阅的卷宗，有关花莲‘云踪计划’的各种企划书，我都整理好了。”

“这么快？”他挑高一道眉毛。

“怎么？手下太能干令你感到困扰吗？”石仲诚走近他，两人相同一米七八上下的身高，但因他体格更为壮硕粗犷，实足给人无与伦比的威胁感；相较于玉树临风白面书生相的唐彧，自有其出色之处。不过唐彧一向吃香，斯文的外貌给了外人他似乎很好商量、很斯文儒雅的错觉；事实上他一点也不好打交道，更可以说必要时野蛮且无情的。倒是石仲诚还比较好说话，可惜硬邦邦的外表令人为之却步。

“老大，你最近很不对劲。”

“哦？”唐彧不置可否，捻熄烟屁股，又燃上另一根。

“你……多久没回家了？”

“哪一个家？”

石仲诚直截了当地说着：

“有你老婆住的那个家，也就是你口中声明适合休养，气候温和的台中那个家。”

“忙。忘了多久没回去了。”他低吟了一下，没让石仲诚有发言批评的机会，轻道：“仲诚，你是对的，一直都是对的。”

“啥？”难得由这名傲气冲天的唐小子口中掉出一句赞言，并且听起来无比的心悦诚服，莫怪他惊得只差没倒弹三步远。

唐彧看向他，不让平板的表情涌现太多情绪：

“七年多以前，我曾警告我，不要只看重美色，便以为那人绝对是我的今生伴侣。我听不入耳，所以活该我跳入冰冷的坟墓中啃噬自己的悔恨。”

开玩笑的心情霎时消逝无踪，石仲诚板起脸道：

“你们又怎么了？我记得我也曾在你的婚礼上告诉过你，婚姻的美满是需要努力的。你的悔恨，也有可能同时是大嫂的悔恨。我必须说近几年来你根本是对她不闻不问的。今年学谦上小学，你甚至让他住校也不让他住在台中，假日叫秘书接来你公司一同回内湖的家。你的爱情消退得真快，也无情得令人害怕。这是你的家务事，我不该多嘴，但我仍是得说一句：你做错了。”

唐彧浅笑半晌，苦涩的滋味弥漫胸臆。

“我走不进她的心。也许更可以说我完全不了解她，她也不了解我。她的自闭症，没有东西能化解，我的爱也只是付诸东流。到最后，我可能只是她心目中加害她的坏人。我为我的盲目付出代价了，够了。”

“为什么突然感到够了？”



“我对别的女人有了好感。我并不想当婚姻的背叛者，所以解决完了一切后，我才会去追求真正适合我的女人。不那么美，但知性、聪慧，与我心灵相通，足以担当起为人妻的责任的那一种。”任何一种情况的结束，总有一个原因来终止遥遥无期的现况与疲惫。他早该结束为美色而迷恋的肤浅行为。

是的，当年只是迷恋而已。因为在半年的密集追求中，日思夜念的全都是她倾国倾城的美貌。他不知道她的性格如何，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要什么，甚至以为她的自闭症只源自于羞怯。他单向而热烈的付出，感动了她父母，所以他如愿娶得美人归。那时，似乎没有问过她允不允诺这桩婚事，待她五专一毕业，立即娶过门……美梦化成了噩梦，他狂热的心渐渐地冷却，迷乱逐渐清醒。在新婚第二天便陷入了炼狱……

好色的人终究得付出代价。

“但她的父母已经过世了，你要与她离婚，她能去哪里？”石仲诚低声问着。

“她仍是学谦的母亲，可以住在台中，依然有佣人服侍着。失去的只是唐太太身份而已。或许，日后会有一个爱她爱得掏心挖肺的人可以引导她走出自闭症的世界，那么，她就不再是我的责任了。”

“好吧，也许分开对你们都好。但学谦怎么办？”

“有差吗？他早已习惯没有母爱的生活。”又捻熄一个烟屁股。“而且，我怀疑她有爱人的能力。她的世界中只有好人与坏人，任何一个让她吃过苦头的人都是坏人。我令她痛，害她必须承受生子之苦，我是坏人。而学谦令她痛了两天一夜，他也是坏人。既然如此，就让坏人远离她的世界吧。”



久久不语，最后石仲诚轻道：

“我希望你会好好与她说明，而不是派律师到台中叫她签名盖章了事。”

“会的，我不爱她，但至少有过夫妻情分。”

多可笑，那个曾经令他爱到发狂的女人，如今却发现只是迷恋，并且毫不留情地结束所有关系。

是，他自私。但因为太累。

他要重新过回自己的生活，给自己寻回“家”的感觉。他要正常人的生活。

他要一名为他所爱，并且也回报他爱的女人。

阳光好强烈地穿透纱帘，向阴暗的卧室投照它无所不至的热情，灿烂得使人睁不开眼。一只纤白的小手怯怯地想拉拢窗边另一片厚帘，企图彻底将阳光阻隔在外。但手指方才触及厚帘，却教外头的日光映照出晶润苍白的颜色，她匆匆缩回手。直至好半晌，才又将手探向日光处，微微颤抖起来。

她怕阳光的猛烈，也怕黑暗的阴森；怕种种未知，也怕种种必经的路程；怕生人，不喜欢让人接近。无奈的，她却得接受他人无微不至的照应，否则无法苟活于自己的象牙塔内。

已是下午四点的时刻，阳光不再伤人，调和成舒适的温度。所以她坐在地毯上的身影又移动了下，纤柔的素影完全投入阳光之中，让日光照出她一张绝美的面孔与细瘦若柳的身影。着一身的白，宽松的罩袍，身子绝对是瘦弱的，却看不出是否玲珑有致。

能住在雅致的别墅度日，并且有佣人指使，她大抵是人家



所谓的“富家少奶奶”吧。即使不喜出门，前庭后院都设计了怡人的景色供她消磨。

这样的日子算是好或不好？

自从疼她如命的父母相继过世之后，她的世界已然崩溃，再也不知如何过生活。生老病死自有其一定的轮回，但在她的小世界中，无疑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痛楚。

她叫肖素素。是双亲努力多年、寻遍良方、试过各种科学方法终于生下来的试管婴儿。当时肖氏夫妇已近五十岁高龄，没有人会责怪他们欣喜若狂之后接踵而来的溺爱行为。何况肖素素是个不足月的早产儿。

不足月的小孩，身子骨大多比足月儿弱了些。尤其台湾的空气品质不良，呼吸系统易染上毛病。肖素素的过度受保护，源自于甫出生时的体弱，令父母无比惶恐。

如果可以，肖氏夫妇根本不想让宝贝女儿上学，所以她不曾上过幼稚园，往后的教育阶段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请病假在家中休养的。老年得子，夫妻俩先后由工作岗位上办理退休，全心全意、草木皆兵地守护着这得来不易的女儿。他们不在乎这种病态的行为有多么招人非议，他们只要掌上珍宝幸福健康，不知人间疾苦地生活在他们严密的守护之下。

但他们会老、会死，体力不再能负荷得了周全的保护网，何况他们是在四五十岁的高龄才产下一女。他们开始着急，急着想找一名会与他们相同疼女儿如命的男子来接续这个工作。

那实在是太简单不过的事了。肖素素的容貌不但集合父母双方的优点，并且更加美上数十倍，美得脱俗出尘不似凡

